

魂飘



亚 女 乐

牛

元

光
著

新學

亞

女

東

魂飘“亚女乐”

牛元光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93 号

技术设计：祝燕君

魂飘“亚女乐”

牛元光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12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272-1/I · 454 定价：13.00 元

印数：0001—3000 册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侵略者的狂横	(9)
第 二 章	被救起的少女	(21)
第 三 章	真挚的爱	(29)
第 四 章	暗中选美	(50)
第 五 章	罪恶的绑架	(60)
第 六 章	宴席的背后	(72)
第 七 章	地下室里	(89)
第 八 章	“亚欧”的比较体验 ...	(99)
第 九 章	“狗”丢妻妾	(110)
第 十 章	夜袭总督府	(121)
第十一章	营救	(129)
第十二章	悲惨的目睹	(141)
第十三章	中计	(153)
第十四章	大战在刑场上	(168)
第十五章	绝境“鬼见愁”	(183)
第十六章	“无量光佛”	(198)
第十七章	盘诘	(211)
第十八章	“夫人”的用心	(225)
第十九章	转移	(240)
第二十章	身陷“亚女乐”	(252)
第二十一章	残害	(267)
第二十二章	殡葬红玉	(283)
第二十三章	归于涅槃	(295)
尾 声		(312)
后 记		(313)

引子

五十年代初的盛夏季节，我奉命陪东德贵宾海利先生到崂山查找一个老太婆。

我们乘坐的“华沙”小轿车，在崂山的一个极偏僻的角落停下。幽谷中，四面那陡直的山，满目里黑苍苍的林木，都沉浸在潮湿的空气中，一股股湿漉漉的、腐草朽叶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子。我们在空谷中的足音趑趄然回响，当头而悬的巨石象刹那间要砸下来似的，加上那山影倒叠，鸟鸣兽叫，直使我有种跌进了深沟大壑的诚惶诚恐感。来到一座山下，举目而望，隐约可见在近山顶处有两户人家，一条小路象从云端悬垂下来。未登之前，我已望而却步了。

果然，走了没几分钟，我就两腿发软，气喘难支了。可是，近八十岁的海利先生却一个劲催我快走。我甚感纳闷：老人家即便体魄健壮，也不至如此心情急切，难道就不知道累？

黄昏时，我们好歹爬上了这山顶，沿一片林木夹映的石径小路，来到了房前。

门上贴着无字白纸联。我大觉不妙，暗暗祷告：老天爷，可千万别叫那老太婆死了！

我急急地叩响门，出来一个瘦小精灵的中年男子。

“请问，你母亲是叫杨温氏吗？她是否活着？”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我呼出了一口大气。

“我们想核实一下，她是不是有个小名（乳名）叫‘少兰’？”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我倍感失望。唉，公安局忙活了一个月，我们大老远的跑来，又爬了这么高的山……海利先生也急了，用流利的汉语大声道：“请叫你母亲出来，我要认一认，我要找少兰！少兰！懂吗？”

中年男子正要回屋里去，屋里却出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她拄着拐棍站在屋门口，向我们这儿望。海利先生几步冲过去，上上下下打量她。老太太那灰黄但还明亮的目光，也不停地在海利脸上扫来扫去。渐渐地，她带有寿斑的苍面上泛起两团潮红，核桃皮般的皱纹抽动起来：“你是、是德国人？你、你是海利？”

海利先生没点头，没摇头，没说话。可是，我发现，他的眼里骤然涌满了泪水。

老太婆把拐棍一扔，两只干硬的手猛地抓住海利的手。而

海利不顾一切地把她搂在怀里，口里放机枪似地吐出一连串的“少兰”，继而，陡地扳住她的双肩，问：“楚红呢？啊？楚红在哪里？”

老太婆扯开嗓子哭起来。那恸号之声苍凉、哀婉，也难听，在丛山密林中回发出一种更凄怆的哀嚎，令我在不忍卒听中甚感奇怪地去猜想：难道这个看来步不能越门的小脚老太婆，还会和远在西欧的德国洋人有交情？有悲欢离合？有什么一想起就万箭穿心的往事？……

我实在难以相信。

哭声消失了。我急忙中断猜想，见他们手拉着手，一动不动地对望着。暮色苍茫中，我看到，他们挂着泪水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们进了屋。海利先生象再也不走了，脱鞋上了炕。两人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地打开了话匣子。

老太婆已子孙满堂。这里的两户人家，实际是她的一家人。遗憾的是她丈夫杨正（原名杨巴）前几天才死去。门上的白纸联正是为此而贴的。他们住到这荒山野岭上，是为了逃避当年的追捕……。起初，我对他们的谈话漫不经心，因为对于我这个搞外事接待的人来说，这场面司空见惯。可是后来，我听得入了迷。老太婆那时而纵情的哭声，把我带进了一个悲凉的世界，使我走进了满含血泪的历史长卷。直到拂晓，我才发现自己的两只袖子，因不住地擦眼泪而湿透了。

啊，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把它写成书多好！

海利先生用车把少兰接到市里，去观瞻他们记忆中的旧址：德国总督楼（现迎宾馆），前海的总督府（现市政府办公大楼），清兵的总兵衙门，火车站，大港，俾斯麦大街（现江

苏路)，第利斯街（现青岛路）……但难以忘怀的“亚女乐”秀女楼，早就不复存了。

我认真地听他们的谈话，尽力把他们的谈话印进记忆中。我终于向海利先生说出了我的决心：“我要把它写成书！”

海利先生十分赞赏。不过，他严肃地告诉我，在力求真实的同时，还必须写出它的起因，让中德两国人民永远记住那段历史。我不明白那起因是什么，他向我作了叙述。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夜（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丙子），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农民，在大刀会的领导下，攻打磨盘张庄教堂，杀了“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挟持官府、欺压乡民、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但大刀会要惩除的首要人物，传教士乐天资（Paterstenz）^①却逃之夭夭。

这就是史称的“巨野教案”。

早就覬覦胶澳（青岛）的德帝国，一下子找到了借口。德皇威廉二世在十一月七日就电令德驻上海巡洋舰队司令：“请立刻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和村镇，并用您认为合适的方法，勒取完全赎罪。”^②

德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少将狄特立希（Diederichs）接到电令后，即行部署。

德帝国侵占胶澳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这是故事的主要起因，但不是全部起因。这里还有一个

① 也有译为“薛田资”的。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选择》一卷。

关键人物，就是逃到德舰上的传教士乐天资。

这家伙近四十岁，身体又高又直。那山脊般凹凸凹凹的长脸上的黄毛似枯草遍布，只有两面颧骨似两块坚硬的磐石烘托着那大炮般的鼻子，而那往后深陷的眼窝及眼窝中时而转动的蓝眼珠，就象隐蔽在高射炮后的反光镜。可能是他善说会道，嘴部的肌肉极其发达——口中象含了只蛤蟆，使那张嘴整个儿象个大肉包子。简直是个没蜕化好的类人猿。他十八岁就随德国大名鼎鼎的安治泰主教来到中国，尤以熟悉山东的胶澳成了中国通。狄特立希见他汉语说得极好，还满腹经纶颇有计谋，便委任他为自己的特别顾问。

大喜所望，乐天资到上海妓院去玩了个痛快，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五个中国妓女送到舰上，以示对舰上官兵的“慰劳”，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

狄特立希对他这方面的“功能”很感兴趣，要他谈谈“经验”。那时，作为狄特立希侍卫官的海利自然也在场。

“……我在巨野时就发现，中国女人大都是文盲，愚昧得那么容易上当，把我看成她们神圣的上帝，却不知上帝的梯子从天堂里放下来，只是为了亲近她们，而不是让她们跨进天堂——”

“哈哈嚯嚯……”狄特立希浪声大笑起来。

“我想，歌德若有幸到中国来的话，他绝不会为一个夏绿蒂·布甫而痛苦异常，维特也不会为绿蒂而死。”

狄特立希笑得越发响了。他拍着乐天资的肩膀，道：“是的，是的。但我现在不需要知道歌德在爱情方面的‘病态心理’，而是需要知道，怎样让中国姑娘踩上上帝放下来的梯子——”

乐天资见司令也吃这一口，何乐而不为？他当即表示，一定在战舰开往胶澳之前，向狄特立希献上一个绝等美丽的中国姑娘，但必须有几十名侍卫兵协助。

狄特立希异常高兴，赞不绝口地夸他是“相当称职的特别顾问”，并命他随海利去挑选侍卫兵。

乐天资挑选了身体肥大、善拳击的达曼为他的侍卫队队长兼贴身侍卫。尔后，因为受到赞赏，他照着镜子梳了梳那排髻曲的络腮胡子，把垂在胸前的象牙十字架摆正，得意地打了个响指，才率领几十名侍卫兵来到外滩。

日近中天。外滩上，人流如织，车夫叫喊，花子讨要，乞丐叫戒，小贩拍卖，洋人显威……乐天资见一大群人围一女子听唱，便带卫兵们走过去。

卖唱的女子身穿粉红长袍，袍边袖口缘一绺好看的叶边。袍袖宽而短，两只抱着琵琶的玉胳膊，亮得透明，甚扎人眼。一头又黑又亮的缎子般丰厚柔软的长发上，卡几只花骨朵玻璃簪子。时而顾盼的双目，在远山般弯曲的眉毛下，流动着迷人的光波……她仪态嫣然、亭亭玉立。如果有株饱满的牡丹在这里，她惊人的美丽、俊秀的面容，定会使那牡丹为之羞闭；如果有两泓黑泉在这里，她那明丽而满含少女灵气的双目，定会使那黑色的泉水显得黯淡……

真是仙女不换，人间少有。

乐天资的蓝眼珠，象被磁场吸住了，又象落到地皮上的一枚炸弹，瞬时爆发出两束强光……半天，他才回过神儿来，心中连念“上帝保佑”，后又赶紧去听她的唱。那唱腔也真是绝了，余音绕梁，妙不可言。尤其那转腔换调之处，时而凄凄切切，时而悠悠扬扬，真是新奇委婉，耐人寻味。此刻，只

见她宽袖飘然一甩，腰肢轻盈一扭，姗姗走出个“水摇荷花步”，手指遂用力弹拨琴弦，琴声即如惊涛拍岸，使人骇然。接着，她浓情细发，激情高放，似飞瀑急泻，如音珠四溅，真乃江南一奇！只听她唱道：

楼台新月写空灵，山色水榭画人间。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寄寒霄。
风尘湮洞昏王室，冷月荒山泣枯草。
漂落身世四顾茫，百端交集祈舜尧：
显灵神风起大潮，保我华魂祭祖庙！

琴弦咔地断了。围观者喝彩叫绝，纷纷往她身边掷铜钱。乐天资听不懂那词儿，但也禁不住拍起巴掌。这时，一汉子从女子身旁站起，向围观者施礼，道：“各位父老兄弟，适才所听之唱，乃出自江南‘小歌班’^①中的名女楚红之口——”

话未完，人群中立即响起一片噉声：

“吆，阿拉的妈哟，原来似（是）楚红！”

“能听楚红演唱，一辈子足了呀！”

……

再听那汉子道：“各位父老兄弟，我等乃山东大刀会会员，随众会友举义旗，打老毛子。不料，朝廷却出兵镇压我等，被迫逃散至此……”

“大刀会！”听到这三个字，乐天资立即余悸阵阵，两腿

^① 小歌班亦称“的笃班”，系越剧前身。清末时，在浙江嵊县一带的山歌小调的基础上，吸收余姚滩簧、绍剧等剧种剧目、曲调形成。

打颤，忽又睥睨双目，磨牙霍霍，本想命达曼等把那汉子杀掉，看了看围观的群众，便强压报复之心，附在达曼的耳朵上嘀咕了一顿……

楚红为养活保护自己的三名大刀会会友，一直卖唱到入夜二更之时。是夜，月冷星寒，风狂浪高，尘沙弥漫，围观的群众一散，路上空荡荡的。饥肠咕咕，又怕饭店关门，他们抄近道走弄堂。当他们走到弄堂的中段时，忽从弄堂的两端冲出两群黑衣人，不由分说，蜂拥而上，要抢楚红。三个汉子奋力拼打。但终因寡不抵众，伤的伤，残的残，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楚红就这样被绑架到德军舰上。

狄特立希见楚红如此美丽，喜得直搓双手。他决定在顺利到达胶澳后，从她身上得到满足，“以她”来庆贺胜利。

于是，在绑架楚红的第二天，即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日，狄特立希便乘旗舰“羚羊”号，率领其它三舰，向胶州湾进发。

“从那以后，乐天资就象吃腥吃惯了嘴的猫，更疯狂起来，把一根根绑架美女的魔绳，抛向了胶澳，使一个个美女陷于了悲惨命运的深渊。”海利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叙述。却又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年轻人，希望早日拜读你的大作，更希望你把它写好啊！”

我神色庄重地点了点头。

海利先生走了，我即伏案疾笔……

第一章 侵略者的狂横

—

军舰的甲板上，五个中国妓女被德军们围在中间。

“司令，把她们的衣服脱光！”

“让她们跳裸体舞！”

“她们必须把身上的各个部位显示出来，比如——”

“比如那大腿——”

“哈哈……”

“嘿嘿嘿……”

“嘻嘻嘻……”

蜂拥而上的德兵脱光了妓女们身上的衣服，数双雄性的手在她们光溜溜的身上的各个部位，做着各种各样的难以启齿的动作，从她们的肌体上

寻找乐趣，寻找快感；强迫她们“跳舞”——腰后弯、两腿分开，腰前弯、不住地扭动屁股……德兵们疯狂地往她们身上吐唾沫泼香槟。她们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却还要强作笑颜地扭呀跳呀，身上横竖交错的指甲痕及青紫色块象一团团浓重的云试图在展现……哦，她们被举起来了，在德兵们的头顶上抛来抛去，在十一月这软弱可欺的阳光中颤抖。她们啼泣着，时而发出惊恐异常疼痛难忍的尖叫惨号。凄厉的喊叫声从那充满野性的哄笑声、阴腔怪调中冲出来，散发在这片碧蓝碧蓝的海湾上，又迅即被雄性的狂笑声淹没……

雄性的狂笑声终于稀落了。夕阳拖着疲惫的火霞，无声息地飘来，给整个城市披上一身褴褛的红布条，也使那变浓的海水熔焚着一片片血浆。波浪似有意要把那红色的血体推向那印着白色德文的“羚羊”、“哥尔莫兰”、“威廉”、“普标采斯”号德国军舰的船体，使一片片殷红的血光在船体的四周撞击、荡漾……渐渐地，只剩下了黑，仿佛波浪中的血被这些灰色的怪兽吸吮了……惨烈的风忽然吼叫起来。

大海在鼓噪、动荡，连地壳都象在跳动，仿佛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疯狂行动”。

旗舰“羚羊”号指挥舱内。刚从甲板上下来的狄特立希，仍沉浸在刚才在甲板上看到的自认为最快活、最精彩的场面的兴奋中，情不自禁地笑着，得意地用胖胖的指头敲打着桌子。尔后，他把军装脱掉，露出了那挂在身上的、一堆堆爬满了黄毛的肉砣子，轻轻地抚了抚那也爬满黄毛的脸，穿上了件深紫色的剔花睡衣。他拿起瓶硕大无朋的香槟酒，深蓝色的眼睛却看着卧室舱门。一缕痒丝丝、柔绵绵的滋味立即在他的躯体内骚动起来。他感到那个精灵——绝顶美丽的女

人，正用看不见的火点燃了他，蛊惑他去导演一出荒唐而迷人的闹剧。他淫笑着走向卧室舱的门口，正要推门进去消受他自己设计的那种欢乐，忽听背后叫道：

“司令！”

他不禁扭回头去，见在蜡烛光的闪烁中，身着红袍、胸佩十字架的乐天资，正步履轻盈地朝他走来。他极不情愿地转过身去，冷冷地道：“神甫大人，你这时光临有什么大事相告呢？”

“司令”，乐天资很是稳重地把十指交叉到脐下，慢腾腾地说，“我们的战舰已在胶州湾停泊一天了。我原以为今天下午您就会下令进击，可是现在——”

“我的特别顾问先生，”狄特立希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这位‘中国通’、‘山东通’，是不是‘通’得过分而被‘中化’了呢？难道你忘记了今天是十一月十三日吗？在这个不祥的日子里……亏你还是天主教士！”

“是的司令！但今天是我们大德帝国威廉陛下的圣名光照世界的十三日。上帝告诉我说，可以尽管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驾驶航船，并一直在用他强有力的手臂保佑我们的胜利。”乐天资笑容可掬。

“我的传教士先生，我们仅仅是四艘战舰、七百二十名士兵，且孤军深入，补给困难，若清政府抵抗，他们人多兵多，又足资援助……我想你会明白！于是，在没对岸上的清兵情况进一步摸底之前，各舰不得轻举妄动！”狄特立希已近似吼叫了。他为乐天资在这个时候破坏了要去消受自己设计的享乐方案而恼怒、而光火。

乐天资弯腰鞠了个躬，从红袍内取出了一份地图，摊到

那燃着的大蜡烛前。“司令，这正是要实现您进一步摸底愿望的最新地图。今天我暗暗登岸去侦查，见清兵的军事设施与这地图上完全相符。你看，这是清总兵衙门，在青岛湾东南岸，天后宫后侧。这是栈桥码头，是我们登陆的最好部位。这是按照中国传统序列建筑的嵩武前营、嵩武中营，广武前营、广武中营。这儿是被称作东阵的电报局，这是在小鲍岛附近的弹药仓库。最可笑的是三座炮台从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秋就修筑，到现在还没修完。^① 哈哈……”乐天资笑起来。

“嚯嚯嚯……”狄特立希也笑起来。

“司令，我在中国多年，悉知清政府的腐败、懦弱、可欺。我看出清兵根本没有抵抗之意。我们大可不必忧虑，应挥戈登岸。若司令觉得仍欠慎重，可借军事操演为名——”

狄特立希拿起乐天资胸前的十字架，面带悦色地道：“你不愧为中国通，当然也不愧为我的特别顾问。我们可谓是中国说的‘英雄所见略同’。”

“蒙司令赏识，我甘愿投‘教’从戎！”乐天资叭地来了个立正，连鹰钩鼻子都直立起来。“花之安牧师早在一八九二年即来此传教，并写了《自西组东》的名著，名声极大。为此，我在此地是当不了教会的主衔的。请您批准我入伍！”

“不，您的这身外表对我们相当有利。就拿您今天到岸上去侦察来说吧……好啦，我决定明早八点从栈桥登陆！”

“司令英明！”

狄特立希转身要往那卧室舱中走，见他仍站在那里，便

^① 见《胶澳志》“沿革志一”。